

□程应峰

AI时代的虚构与真实

当AI生成一行行饱含深情的诗句,当算法生成足以以假乱真的画作,当虚拟主播用温柔的嗓音诉说人间烟火,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个由人工智能编织的、虚实交织的世界。AI虚构的一切,正以惊人的相似度逼近人类认知的真实,很多时候,我们心甘情愿陷入这场虚构的幻境,将算法拼凑的片段,当作触手可及的真相。AI就像多面棱镜,折射出技术狂欢下,人类对真实的迷茫与坚守。

传统的认知里,真实的人生,扎根于亲身经历、感官体验与情感共鸣。我们相信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相信文字里流淌的真实情感,相信艺术中承载的生命温度。真实是春日枝头第一朵绽放的花,是夏日傍晚拂面的晚风,是秋日落叶归根的惆怅,是冬日围炉夜话的温暖,它带着独一无二烟火气,藏着不可复制的人生轨迹。AI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份笃定。它无需经历四季更迭,不必体味人间悲欢,仅凭海量数据、算法模型的推演,就能复刻出世间万物的形态,模拟出人类复杂的情感。

AI写出的散文,辞藻华丽、文笔流畅,字里行间的意境不输名家;AI绘制的肖像,光影细腻、神态逼真,让人难辨真伪;AI创作的乐曲,旋律婉转、情感饱满,轻易

就能拨动人心弦。这些由代码生成的内容,完美贴合人类对美好、对情感、对艺术的审美标准,它们披着“真实”的外衣,以极高的效率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刷短视频时,AI生成的文案句句戳心;浏览资讯时,AI撰写的稿件逻辑缜密;社交平台上,那些看似真挚的分享,也可能是算法精心编排的产物。

于是,一种荒诞悄然诞生:AI虚构的内容,越来越像真实;而人类眼中的真实,反而渐渐模糊。我们开始习惯接受AI给出的“标准答案”,习惯依赖算法生成的“完美表达”,渐渐失去了亲自感受、独立思考的能力。当我们想要抒发情绪,第一反应不是落笔写下内心的感受,而是求助AI生成一段更动人的文字;当我们想要记录生活,不再用心捕捉瞬间的美好,而是让AI画出一张更精致的画面。我们沉迷于AI打造的虚拟美好,误以为那就是生活的本真,却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真实生活里的不完美,忽略了带着瑕疵却独一无二的“人间真实”。

AI正在悄然篡改我们的认知与记忆。算法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它会根据用户的偏好,不断推送同质化的内容,构建起一个个封闭的“信息茧房”。我们看到的,是AI想让我们看到的“真实”;我们相

信的,是算法筛选后的“真相”。在AI的塑造下,世界被简化成单一的审美、统一的观点、固化的认知,那些多元的声音、不同的立场、复杂的人性,都被刻意隐藏。久而久之,我们失去了辨别虚实的能力,将AI构建的虚拟世界,当作整个现实世界,陷入“所见即真实”的认知误区,却不知这份真实,本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虚构。

有人说,AI是人类创造的工具,它的虚构,不过是对现实的延伸与美化。可事实上,工具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当AI虚构的真实不断侵蚀现实的边界,人类的情感与创作,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消解。真正的艺术创作,从来不是数据的拼接、技巧的堆砌,而是创作者将自身的经历、苦难、欢喜、思考,融入字里行间、笔墨之中,是灵魂与世界的对话,是情感与岁月的碰撞。杜甫的诗里,有家国动荡的悲怆;苏轼的词里,有入世沉浮的豁达;梵高的画里,有对生命极致的热爱,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能跨越千年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独一无二的人类情感,扎根于真实的人生体验。

AI呢,永远无法体会文字背后的悲欢、画面之下的深情、旋律之中的执念。它写出的深情,是数据总结的套路;它画

出的感动,是算法拟合的模板;它创作的一切,只是对人类情感的复刻,而非发自内心的流露。就像一个没有经历过离别之人,即便能写出催人泪下的离别之语,也永远不懂那份撕心裂肺的痛楚;一个没有感受过苦难的算法,即便能描绘出世间疾苦,也永远无法体会那份挣扎与坚守。

当然,AI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信息传播拓宽了渠道,为生活增添了诸多趣味,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力量。但我们更需要清醒的是,AI可以虚构美好,却永远无法替代真实;可以模拟情感,却永远不能拥有灵魂。虚构的真实再完美,也终究是镜花水月,它可以满足一时的视觉与感官享受,却无法填补人类内心对真实情感、真实体验、真实人生的渴求。

被AI虚构的时代,守住内心对真实的坚守,尤为珍贵。在我们重新走进烟火人间,去感受风的温度,雨的湿润,去体会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去记录内心最真实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精神力量。

要知道,唯有真实,才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唯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思考,才是人类文明永不褪色的底色。

□彭友茂

认识你自己

中国有14亿人口,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尤其是占比较高的“大姓”,同名同姓的更多。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增添一个或多个相同的因素,那就会擦出许多有趣的故事。

去年吉林大学新生报到现场上演了这样神奇的一幕:两位来自山东,都叫王韵涵的女生,不仅生日同为2007年2月13日,连外貌都如同复制粘贴,清瘦的身形,相似的长发,都是左撇子,连笑起来捂脸的动作都一模一样。瞬间引爆网络,网友们纷纷慨叹:“这哪是巧合,分明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

有资料称,当代彭姓人口大约有766万,占全国人口的0.58%。我在网上搜了搜,竟然也搜到俩与我同名同姓的:一个是广东省的农民,当记者问他对驻村干部的印象时,他连口夸赞住村干部工作勤奋,为群众办了很多实事。另一个是西藏自治区林芝市边境管理支队竹瓦根边境派出所的一名民警,长期在海拔约4500米的边境一线执行任务,主要负责巡逻、救援、护边及警民服务等。

上述重名现象,仿佛让我看到了自己另一种可能性的人生。但早在2000多年前,先哲苏格拉底就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认识你自己。

“认识自己”,有三点不可不察:第一点,你眼中的你不是真实的你;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任谁,因受到主观情感、过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影响,让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产生偏差,因此,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并不完全真实、客观。第

二点,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真实的你,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同样受到他人的经历、价值观、情感乃至预设的影响,像《邹忌讽齐王纳谏》里的“美我者”一样,有的是“私我”,有的是“畏我”,有的是“有求于我”,故而他人通过他们的视角和框架来解读我们,这里面也有偏差,不可全信。第三点,你眼中的别人并不是别人;当我们观察评估他人时,往往会在他们身上投射自己的特点、情感和判断。这种投射是我们内在自我和潜意识的反应,因此,通过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可以看到真实的自我。这一观点认为,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和评价,实际上揭示了我们内心的真实状态和性格特征。

比如苏东坡,虽然人生中也偶尔犯迷糊的时候,但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人待人宽厚,不分贵贱;原諒政敌,不计前嫌;了解下情,体贴百姓,能将人生最失意之地视为成就之源,具有一种乐观、豁达、超然心态,一生中“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所以,只有在他“犯迷糊”的那一刻,才榨出他人性中“皮袍下的小”。但我们不会因“一售掩美德”,就否定苏东坡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乐天派”“百姓的朋友”。

所以,要认识自己,与世界上有没有、有多少“另一个我”无关,而与自己怎样看别人至关重要:如果你能像苏东坡那样“眼中无坏人”,看谁都舒服,那么哪怕生活困顿也能保持内心的喜悦与诗意,不就一辈子过得快快乐乐?何况,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里,生活的主导面是好的,向好的。

□孙丽丽

边界感

我老爸是那种特别爱管闲事的人,好像他的精力多到用不了。有一次我装修房子,我老爸也干涉,其实他的观念陈旧,思维逻辑混乱,有时不听他还大动肝火,常常惹得大家都不高兴。老爸完全可以提着鸟笼,过自己悠闲的退休生活。

其实中国式关系里,几乎处处存在着边界模糊的问题,亲戚朋友很多时候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越界干涉他人,导致很多关系处理起来特别困难,也使当事人倍感痛苦和焦灼。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罗子君母亲爱上了老华侨崔宝剑,结果老华侨的儿子却认为女方是图房子图钱,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让这对老年恋人愁眉不展、手足无措。儿子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干预父亲的婚姻,其实晚辈对长辈强行干涉,这也

是界限模糊不清的表现。

越是感情好的夫妻,越是明白尊重对方边界感的重要性。我有我的爱好,不想被过多管制;你有你的空间,我也不会限制你的自由。古语云:“至亲至疏夫妻。”夫妻之间相处得好,便能心心相印,恩爱交融。一个没有界限的人生是混乱的,为别人承担责任,过度掌控或顺从,想要改变别人却感到无力和沮丧。

三毛曾说过:“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我当心地去爱别人,因为比较不会泛滥。”在任何一段关系里,只有双方保持适当的距离,尊重对方的人格,不越界,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对方,大家才能愉快地相处。

远而不疏是一种能力,近而不入是一种智慧。一个人具备了边界感,就是具备了极高的修养。不随便插手别人的事,也不干扰别人的生活,即使他离你的生活很近。于丹说:“要本着平等和理性的态度去尊重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留一点分寸,有一点余地。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是人与人间最好的境界。”边界感并不会让我们变得陌生,反而会让我们的相处变得舒适。恰如其分地拿捏边界的微妙之处,是衡量一个人行走于世的智慧。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博士认为人和人的关系有四种距离。由疏到近分别是公共距离、社交距离、个人距离和亲密距离。那些惹人厌烦的人,有些并非卑劣之徒,只不过是注重人际间的分寸,

触到了他人的边界。

所以,应从现在开始,明确哪些事是自己的事,哪些是别人的事,守住自己的界限,也不要侵犯他人的界限,渐渐你会发现,当个人边界感清晰时,生活也变得容易多了。

□汪金友

骑驴养驴

一个同事的孩子,高考的时候因为分数不高,报了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说白了,就是火车司机。大家都说这个专业好,毕业了开高铁动车,工作稳定,收入又高,还很有面子。

可到毕业之后,才发现,驾驶火车的技术人才,已经远远供大于求。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机会,某铁路局招聘两名火车司机,小伙子赶紧报名应聘。到了考场一看,应聘者竟有30多人。笔试成绩下来,他连面试的名单都没有进入。

回到家里,待了两个月。小伙子说:“开不了火车,就先找点别的事做吧。”看到一家快餐店门口贴一启示,说要招聘员工,小伙子就去了。那里的工作,主要是备料、做餐、配餐、为顾客服务。小伙子干得很认真。

而我那同事却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将来的目标,还是要去开火车。一次亲友聚会,同事说:“快餐店

的工作,只是暂时的。用流行的话说,咱这叫骑驴找马。”没想到,小伙子却站起来,跟大家讲:“现在这马,确实不太好找。我正在想,既然骑上了驴,何不骑驴养驴?等把驴养大养肥了,照样有好日子过。”

从此以后,小伙子一门心思用在快餐上。上网、买书、拜师,不断研究怎么把快餐做得好、做得快。有时候,他还亲自上门送餐,征询用餐者的反馈和意见。

两年后,小伙子做了这家店的店长,生意红火,收入丰厚。他通过自己的实践,证实骑驴养驴,也是人生中一条可以走通的路。

很多人认准了马,觉得自己出身于什么家庭,获得过什么样的学历,拥有什么样的理想,就应该骑一匹什么样的马。即便现在找不到这样的马,那也只是机遇和时间的问题。相信有一天,自己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整天想着马,必然不在意驴。因为现在的职位和工作不理想,所以总是抱着一种疲于应付、得过且过的心态。这样对待驴,驴当然不会高兴。你糊弄驴,驴也糊弄你。它不会快走,也不会给你带来满意的效益。可能不等你找到马,驴也把你抛弃了。

有一天,当真的遇到一匹良马的时候,马也会想,这个人,连驴都不善待,又怎会善待马?他想要的,只是骑在马上风光,而不是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因此,马也会拒绝你,或者相处一段时间,就离你而去。

人是有所差的,有人适合骑马,有人适合骑驴。别人能做的事情,自己未必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别人也未必能做。其中的关键,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并能够开发潜能的岗位。如果只有骑驴之能,却总做骑马之梦,那就只会一次次寻找,一次次碰壁。在失望、失落和失败中,追悔一生。

□流念珠

古画中的风雨

在古画中,画家经常运用多样技法来表现无形之风与有形之雨。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风雨归舟图》,画中的风雨就充满了童趣。在这幅画中,南宋画家李迪描绘了两个小牧童于岸边放牛,但风雨突如其来的场景。看,前边牧童扶住斗笠,挟紧牛鞭,弯腰伏向牛背,催牛疾奔,而跨下水牛却蓦地停蹄回首,似在呼唤后面的水牛快跟上。后面的牧童因斗笠被一阵狂风吹落树旁,转身向后爬在奔跑着的牛背上,欲下不能,欲罢不甘,正犹豫地盯着斗笠。这两个牧童一静一动,一个向前伏一个向后爬,形成了强烈对比,让人忍俊不禁。

同是南宋时期,另一佚名画家所绘的《风雨归舟图》也满是意趣。画中的一叶扁舟在水浪中颠簸前行,蓬仓内的渡客抬头遥望水岸,急盼登陆,船头的艄公则身披蓑衣埋头撑篙;水岸处,苇竹伏腰,整齐划一,山石旁枝叶蔓蔓仿佛正翩翩起舞;再看远山,苍淡空蒙,若隐若现。这幅画中,风在哪里?就在那扭曲的枝头间,在那摇曳的藤条边,在那倾斜的叶梢间,在那漾起的浪峰里,更在艄公身上横起的蓑衣上;那么雨在哪里呢?就在迷蒙的云天中,在朦朦胧胧的山谷间,在那条之前可能只是小溪而现在已形成的湍流里。这幅画妙就妙在,虽然不见风雨,但处处皆是风雨,风雨归舟,浑然一体。我们只是静静

看着,就能深刻体会到画中人的急切归心。

在明代画家戴进所绘的《风雨归舟图》里,骤雨滂沱肆虐,随风倾洒如注,耸拔的山峰虽不畏风雨,但也几乎雾雨交融,烟树迷离。山下平时坚挺的苍竹,几乎是顺势“躺平”了。在这气势纵横的风雨中,三人缓行于溪桥之上:一人戴斗笠穿蓑衣挑物而行,两人倚着风向撑伞,小心翼翼,深怕滑倒。水中的芦苇叶,一会儿拼出一个个“个”字,一会儿拼出个“介”字,一时只能任由风雨摆布。既是“风雨归舟”,怎会没有舟呢?看,在画面最下位置,船公立于船头撑篙,蓑衣横起,因为风势实在过于凶猛;一老一少渡客斜撑雨具,蜷坐于舟尾,一动也不敢动,只盼着能平安归家。

与之为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明代画家吕文英绘制的《江村风雨图》。此画的远景处,狂风挟雨,古树欲摧,光是看着画就似乎能听到呼啸的风声,且时而雄浑,时而凄厉。近景处是舟船归岸,有的人已安然归家,还有几个行人则卷着裤腿前行,或是艰难撑伞,或是斜戴蓑笠,在画面最不起眼的默默迎接风雨的洗礼。整体看来,此画颇有陆游诗句“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的感觉。

在明代另一位画家谢时臣的作品《风雨归村图》中,一场突然降临的风雨打破了画面中的宁静祥和。村庄户外,人们步履匆匆,挑担者庆幸

自己即将到家;其他人,则或头戴斗笠,或以袖作伞,一个小仆童正抽起着骆驼主人的驴子,似乎在说:“你倒是快走两步,这样我们也少受点罪呀!”一处庄户茅舍内,一个红衣小童因为下雨兴奋得手舞足蹈;另一处茅舍的二楼,一人正急切望着远处辽阔的水面,估计是在企盼风雨中的亲人能平安归来。

描绘风雨的古画,还有很多很多;南宋画家夏圭的《冒雨寻庄图》通过摇曳的树木与顶风前行的人物,生动表现风雨旅途;南宋画家牧溪的《远浦归帆图》可以同时期诗人家铉翁创作的一首诗来形容:“挂帆涉沧波,瞬息三万里。蓬蓬有会期,莫为风雨止。”清代画家袁江的《风雨重阳图》通过树枝叶一致的走向暗示风向,并以山石皴法呈水波状,巧妙引发出暴雨山洪的联想;近现代画家黎雄才的《潇湘夜雨图》则融合宋代严谨笔法与西洋水彩技法,以大面积的渲染营造出湿润朦胧的效果……

古画中的风雨多,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有风有雨被我们当成常态,风雨兼程是我们最常保持的状态,而最能可贵的是,我们拥有风雨无阻的心态。正因如此,古画中的风雨意境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天气描绘,它已经成为融合自然观察、情感抒发与哲学思考的综合性艺术表达,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持久而深刻的印记。

□周云龙

道是寻常却无常

小魏正在刷手机,大学同学突然发来一个新闻链接,提示道:看新闻了吗?我是其中的主角!我是两个幸存者之一!

小魏是新闻主播,每天都有海量的阅读。不过,哪会留意报纸角落里一条五六行的短新闻?哪会想到新闻的主角是自己的闺蜜。

小魏发现同学身上一个明显的变化。本来,女同学经常遭到家人催婚,已有焦虑症状,而现在,她不再

纠结了。她的父母也悄然变化,不再安排“相亲任务”,他们突然觉得,活着就好。人生的无常,不只在突发事件里显现。我的同学俊30岁出头时离世,缘于一次酒后呕吐物窒息。本来一道吃饭的朋友,喊去泡个澡,他坚持要在车上躺一会。酒后呕吐的不计其数,丧命的又有几人?

当然,人生的无常,更多在突发疾病里显现。媒体同行一直追踪报道的运动达人辰,16岁开始,每天晨跑5000米,下大雨或外地出差,他就用跳绳、做操、爬高楼等方式替代。曾经因为横渡琼州海峡,声名远扬的他,最终却在游泳馆的泳池里平静地离去。办公室的同事梁,是我同龄人。我们经常一起展望退休之后的美好生活。每年体检,她的各项指标也都正常,哪知突然查出脑部肿瘤。外地医院手术后,她再也没能回到办公室……

守望

孔祥秋摄

